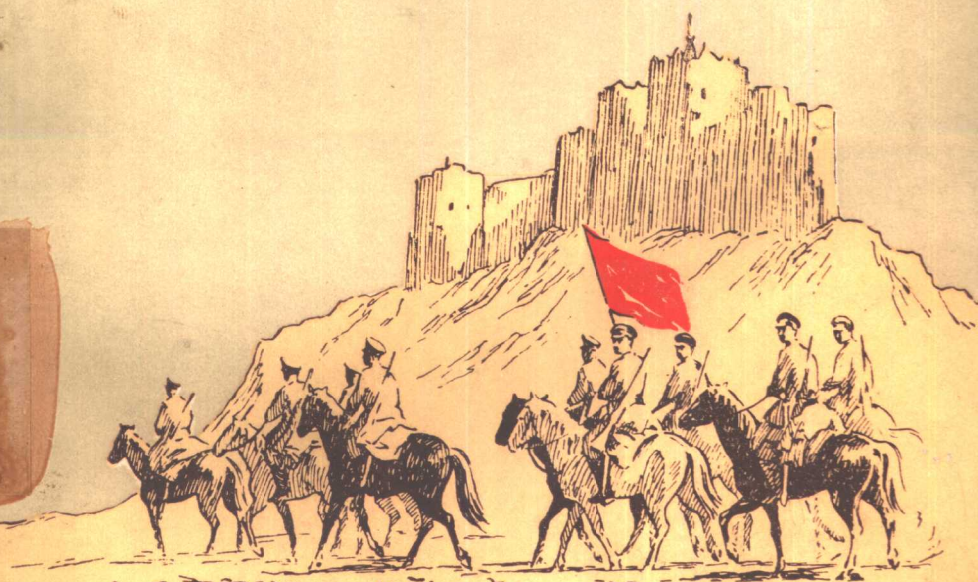


古堡三部曲之一

古堡

符·別里雅耶夫著
屠明譯





古堡三部曲之一

古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古 堡

〔苏〕符·别里雅耶夫著

曙 明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北 京 五 三 五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

850×1168 1/32 8 5/8 印张 1 插图 196,000 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定价(6) 0.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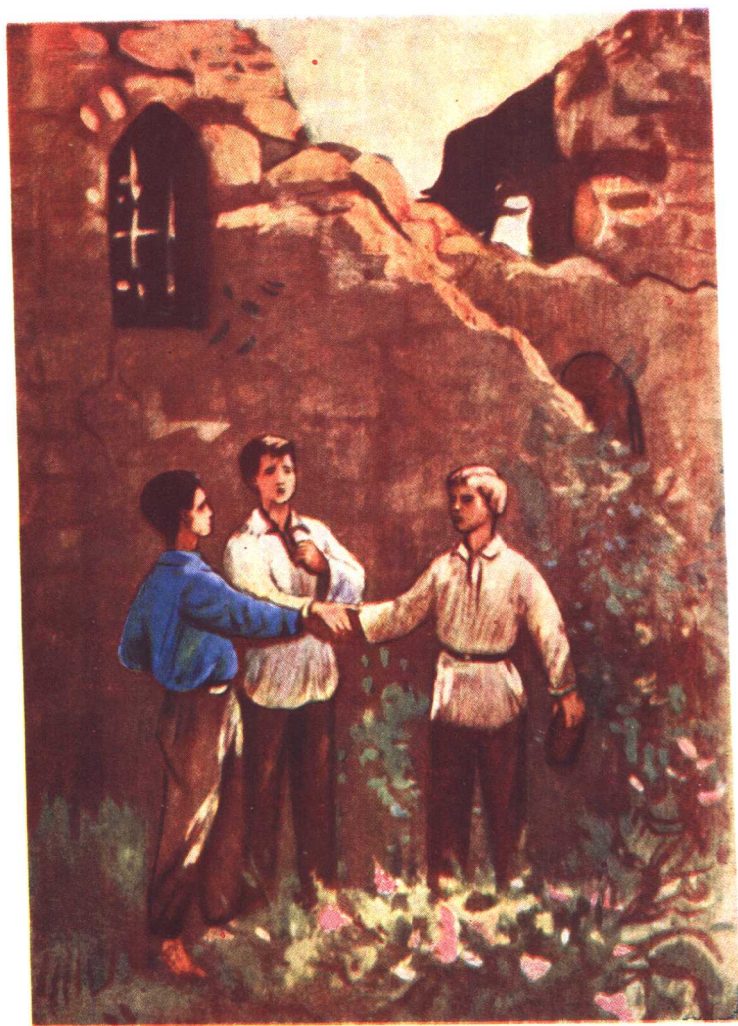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長篇小說“古堡”是一部描写苏維埃政权成立后青年工人的成長过程的三部曲。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古堡”里，我們所看到的主人公还是几个天真淘气的少年，他們出身于工人家庭，生活在國內战争的动盪的年代里。激烈的武装斗争、布尔什維克們的英勇事迹，以及敌人的殘忍行为，一一在他們眼前掠过，在他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培养了他們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激起了他們对敌人的階級仇恨。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他們也直接参加对敌斗争，协助成人进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

在第二部“凶宅”和第三部“濱海城”里，我們將看到主人公們逐漸長大，成为工人階級优秀的战士。

本書曾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獎金三等獎。

ВЛАДИМИР БЕЛЯЕВ
СТАРАЯ КРЕПОСТЬ
ТРИЛОГИЯ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主要人物表

华西利依·米龙諾維奇·孟珠拉(华西里)

米龙·孟珠拉——华西利依的父亲

伊凡·奥梅留斯兌(凡涅)——米龙的鄰居

瑪麗亞·阿芳納西耶芙娜——华西利依的姑姑

阿夫克森基——华西利依的叔叔

彼得罗·瑪來穆哈(彼乞卡)——华西利依的同学

約瑟夫·斯大罗陀姆斯基(尤齐克、外号“貂鼠”)——华西利依的同学

薩什卡·鮑貝里——华西利依的同学

柯乞卡·格里戈倫科——华西利依的同学

格里戈倫科——柯乞卡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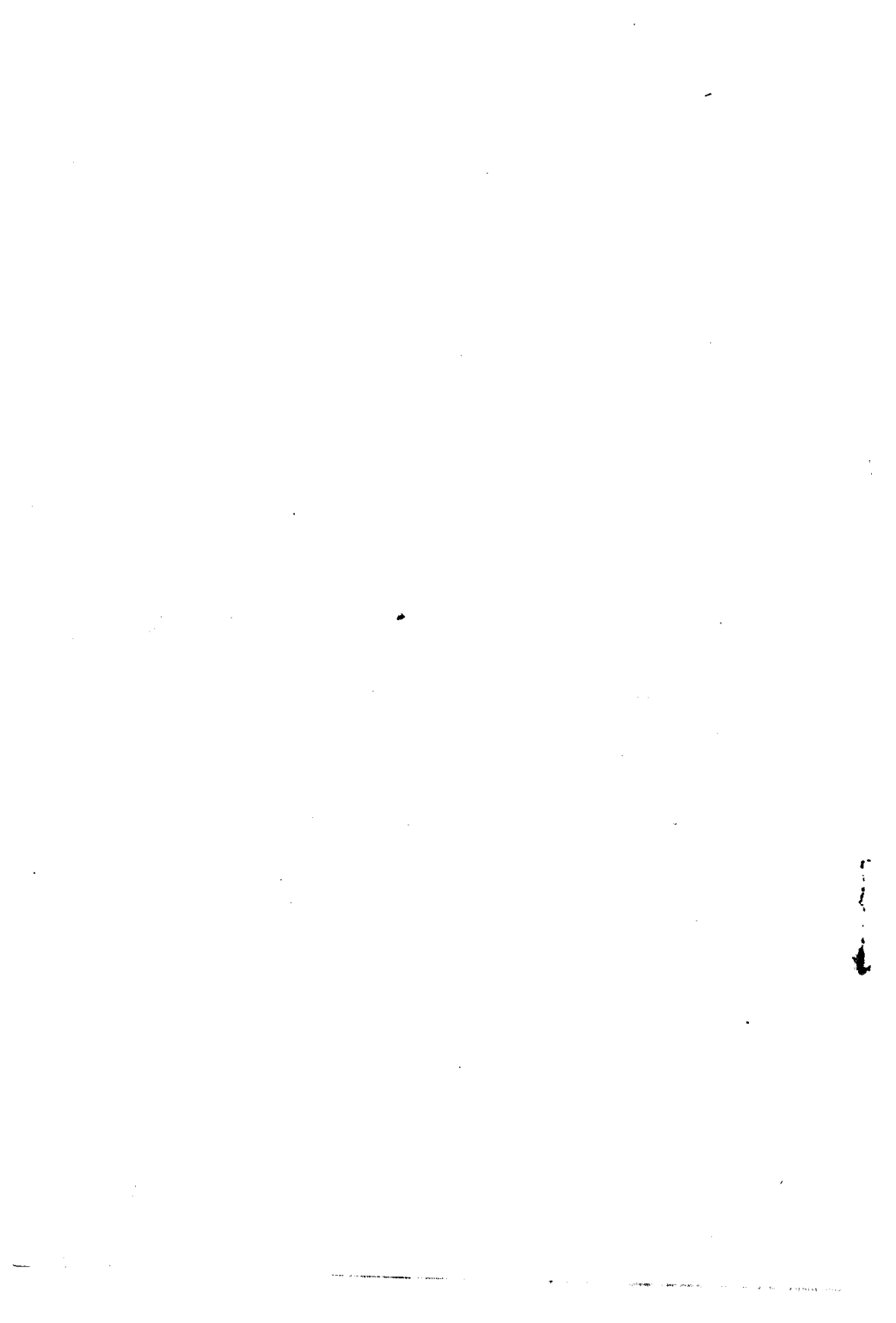
华列立恩·德米特里耶維奇·拉查烈夫——历史教員

普洛柯波維奇——中学校長

馬尔柯·格尔日波夫斯基——彼得留拉匪徒的軍官

季墨菲依·謝尔谷兴——布尔什維克

轟司托尔·华尔納耶維奇·波列伏依——紅軍騎兵隊長



目 次

历史教員.....	5
夜間客.....	12
別了,母校!.....	22
念詩.....	31
空課.....	60
科涅茨波尔塔.....	67
斗毆.....	72
校長面前.....	78
天快黑的时候.....	86
古堡里.....	93
彼乞卡挨了打.....	105
誓言.....	116
放火的人.....	126
非逃不可!.....	138
在納崗梁奈.....	143
狐洞.....	152
夜間客的故事.....	157
巧遇.....	166
断橡树下的一仗.....	171
我們离开了乡村.....	184

逃命.....	190
新朋友.....	203
“切卡”傳我去.....	216
第十一俄里.....	235
欢乐的秋天.....	245



历史教員

我們当中学生才沒有多久。

原先，我們这些小伙子都在城里的高级小学讀書。

学校那黄色的牆垣，綠色的柵欄，从外河区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学校院子里打鈴，我們在外河区家里就能听到。你得赶快把書本和鉛笔盒帶上，連忙跑过去！要不就要迟到。

可是我們总是能赶上的。

只要飞速穿过峻巷，跑过木桥，再爬上陡峭的坡子，一踏上林蔭古道，学校的大門就在你面前了。

跑进教室，剛剛坐到位子上，老师帶着教学日志走进来了。

我們的教室不太大，可是很亮堂；課桌間的走道窄得很；天花板低低的，跟这儿中学不一样。

我們教室有三扇窗子开向古堡，兩扇朝着外河区。

听厌了老师的課，那就望望窗外好了。

向右面望出去，悬崖上耸立着九座塔楼的古堡。

向左面看看，那就是我們住的外河区。从教室的窗子里看得清那儿一条条的小巷和一栋栋的房子。

瞧，彼乞卡的母亲走到古庄的屋子外面来晾襯衣了。你能看到，彼乞卡的父亲皮匠瑪来穆哈那几件寬大的襯衣給风灌得脹鼓鼓的。

这会儿，我的好朋友尤齐克的父亲，罗圈腿斯大罗陀姆斯基赶着車子从峻巷出来捉狗了。看得到他那長長的黑棚車——狗牢——在石块上顛来顛去地走着。斯大罗陀姆斯基赶着他那匹瘦骨嶙嶙的馬向右一拐，从我家門前驶过。我家厨房的烟囱里升起一縷縷的青烟，这就是說，瑪丽亞·阿芳納西耶芙娜姑姑正在生爐子。

今天午飯吃什么？吃酸牛奶煮的新洋芋呢，还是果汁玉米糕，或者囫圇煮的玉米棒子？我真想知道。

“吃煎餅子该有多好！”我这样想。我頂爱吃杂碎馅的煎小餅。难道新洋芋或者牛奶蕎麦粥能够跟它相比？怎么說也比不上呀！

我望着窗外的外河区，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当儿，耳边突然响起了教員的声音：

“喂，孟珠拉！上黑板去帮帮鮑貝里……”

我慢悠悠地离开課桌，看着同學們，可怎么个帮法？即使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雀斑臉薩什卡·鮑貝里站在黑板前等我上去，兩脚顛来顛去，还弄了一鼻子的粉笔灰。

我走到他身边，拿起粉笔，背着教員，向我的好友，那个外号叫做貂鼠的尤齐克·斯大罗陀姆斯基丢了个眼风。

貂鼠眼睛紧紧盯住教員，把兩手做成一只小船的样子放在嘴边，輕輕地說：

“兩等分綫！……兩等分綫！……”

兩等分綫，这是什么玩艺呀？这还能算打派司！

数学教員踱着均匀安詳的方步，已經走近黑板了：

“唔，年青人，想出沒有？”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突然打鈴了。

“兩等分綫，阿尔卡季·列昂尼陀維奇，这是……”我大胆地开口說，可是教員已經不理睬我的話，向門口走去了。

“运气真好，”我想，“要不然准吃个大鴨蛋……”

* * *

高小所有的教員当中，我們最喜欢的是历史教师华列立恩·德米特里耶維奇·拉查烈夫。

他中等个子，生着一头金栗色头发，常常穿着一件肘子上打补釘的綠色托尔斯泰裝。乍一看，我們覺得他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教書先生，平平常常，一点出奇的地方也沒有。

拉查烈夫老师第一次到我們班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跟我們說話，就先咳了一陣，再仔仔細細地翻教学日志，接着又擦擦他的夾鼻眼鏡。

“真見鬼，又是一个四眼佬……”尤齐克悄悄地对我說。

我們本来打算給拉查烈夫老师起个外号，可是一摸熟他的脾气，我們很快就跟他亲近起来，并且真心誠意地热爱他了。我們从来也沒有这样敬爱过别的教員。

以前，有誰見過先生跟学生无拘无束地在城里玩的？

可是拉查烈夫老师就跟我們一块儿玩。

下了历史課，他常常把我們叫到一块儿，从夾鼻眼鏡的玻璃片后面逗趣地眯縫着眼睛對我們說：

“今天放学以后，我要到古堡去走走，誰愿意跟我一块儿去？”

愿意去的人总是很多，誰不愿意跟拉查烈夫老师到古堡去玩

呢！

拉查烈夫老师熟悉古堡里的每一块小石头。

有一个星期天，我們跟拉查烈夫老师在古堡里整整玩了一天，一直玩到天黑。那天他告訴了我們許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从他那裡我們才知道那座最小的塔楼叫盧讓卡；城堡大門旁边那座半圯的塔楼有个很古怪的名字——夫人楼。夫人楼旁边，高高地屹立在城堡之上的是教皇塔。教皇塔比哪一座塔楼都要高，它聳立在寬闊的四方形根基上，当中一节是八角形的，再上去，塔頂下的那一节是圓形的。上面有八个黑洞洞的炮眼对着城外和外河区，也对着古堡的内庭。

“自古以来，”拉查烈夫老师告訴我們，“我們这块地方就是以富庶出名的。这儿的土地非常爱長东西，草原上的野草長得很深很深，就是里面站着最大的公牛，远看的话，是不会給你看到牛犄角的。有时候，木犁給丟在田里，只过三四天，茂密青葱的野草就把它盖得看不見了。蜜蜂多得惊人，連树洞也蹲不下，干脆移居到地下。所以过路人的脚底下常常会涌出上好的蜂蜜来。第聶斯特河沿岸，也不用人照料，甜美的野葡萄就長出来了，天生的杏子和桃子就成熟了。

“土耳其苏丹和鄰近我們的波蘭地主感到我們这块地方特別香甜，他們拚命侵占进来，在这儿置产立业，想用火与劍征服烏克蘭人民。”

拉查烈夫老师又告訴我們，后来，就只百来年前，我們的古堡里設了一个流刑監獄。在城堡院子里一座坍塌了的白房子的牆壁上，現在还有鉄格子的遺迹。鉄格子里面关过給沙皇发配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的犯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时候，著名的烏克蘭起义者烏斯金·卡尔梅留克也在教皇塔里受过磨难。他和他的弟兄們常常在卡林諾夫斯基森林里攔住过路的地主、警察局長、天主教

教士、主教，把他們的財物和馬匹奪下來，分給貧苦的農民。農民們把他藏在地窖或者田里的干草垛里。沙皇的搜捕者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可是誰也沒法捉到勇敢的卡爾梅留克。他曾經三次從遼遠的苦役地逃回來。他也挨過苦打，打得可真凶！他的脊背總挨過四千多下皮鞭和棍子。他每次越獄出來，拖着飢餓負傷的身體，穿過寒冷荒涼的大密林，忍受着幾個星期也見不到一片干面包的痛苦，逃到自己的故鄉坡陀里亞來。

“單單從西伯利亞來回一趟，”拉查烈夫老師對我們說，“卡爾梅留克就要徒步走將近兩萬俄里的路。難怪農民們都相信，卡爾梅留克能夠隨隨便便地泅過大海大洋，相信他哪一種鏢鏑都能掙斷，相信世界上沒有卡爾梅留克逃不脫的牢獄。

“波蘭大地主楊切夫斯基把他關在古堡里，可是他却在大白天逃出了這座陰暗的石头城堡。他打算以後起義，打倒波蘭地主，可是在一八三五年十月的一個黑夜里，他被波蘭地主魯特考夫斯基殺死了。

“最後一次碰到卡爾梅留克的時候，這個卑怯的波蘭貴族魯特考夫斯基甚至不敢正眼看他一下，魯特考夫斯基是放暗槍把他打死的。”

拉查烈夫老師又告訴我們，當英勇的卡爾梅留克關在教皇塔里的时候，他編了一只歌：

西伯利亞外邊太陽升……

伙友們別再遲疑：

我卡爾梅留克不愛地主——

跟我來，到森林里去！……

法官，警察局長

都要抓我……

跟他們相比，

我哪里还有罪过！

他們叫我強盜，

說我殺人越貨。

財主我是要殺，

窮人我可要救。

搶來財主的錢，

散給窮苦的人；

自己反正一个子儿也不留——

那還管它罪過不罪過！

卡尔梅留克蹲过的圓牢房里堆滿了垃圾。牢房有一个窗洞向着城堡的院子；另外一个窗洞給弯曲的鐵欄擋住了一半，那是向街道开的。

在教皇塔楼上樓下看了一遍，我們就向寬大的黑塔走去。我們一走到塔里，老师就讓我們在发霉的大梁上俯伏下来，他自己却小心謹慎地順着一條橫梁走到頂里边的黑暗角落里去了。

“数数看，”說着，他把一顆鵝卵石拿到一个剝在地板上的窟窿上面。

那块白色的鵝卵石還沒在我們眼前閃一下，也還沒有在木头地板下消失，我們大家就唧唧噥噥地数起数来了：

“一，二，三，四……”

黑塔里一下子变得非常靜。

只听见发霉的大梁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流水潺潺地响着。

“十二！”我剛数到这儿，漆黑的井筒深处就响起了扑通一声，冲破了緊張的沉寂。回声越过我們，飞向塔頂的石穹。

“这是說，三十六俄尺深。”拉查烈夫小心地从朽坏了的橫梁上走过来向我們說。

我們从充滿着霉爛气味的昏暗中出来，走到城堡的院子里。在那儿，拉查烈夫老师对我們說明了黑塔里这口深井的来历。

就在那个星期天，尤齐克在夫人樓脚下的野薔薇叢里找到一把生了锈的土耳其弯刀。这把刀直到今天还放在市立博物館里，那上面有褪了色的題詞“高級小学学生約瑟夫·斯大罗陀姆斯基贈”。

有一次，我們在古堡里玩，大家帮拉查烈夫老师从教皇塔的牆壁里挖出来一枚圓圓的生鉄炮彈。炮彈通一声落到地上，把一块丢在地上的松木板砸成了兩半。

我們用薩什卡·鮑貝里的帆布短外衣把炮彈兜起来，一直扛到拉查烈夫老师家里。

这时我們方才知道，拉查烈夫老师是格里戈倫科医生的近鄰，他就住在医生园子后面的巷子里。

他那有木头台阶的泥糊的小屋子，盖在一个不大的院子深处。两个沒了鼻子的石俑象卫兵一样，凭欄守望在台阶上，这是拉查烈夫老师在城外納崗梁奈附近的山崗上挖出来的。

院子里散着一地生青苔的墓石，打碎了陶壺，青銅十字架和印着叶痕的石片。一堵泥筑的短牆把拉查烈夫这个活象小小的古坟場的院子跟小巷分隔开来。我們把生鉄炮彈抛在台阶旁边，当我們跟老师告别的时候，他答应以后帶我們到那条进口就在古堡旁边的地道去玩。

① 約瑟夫是尤齐克的正名。

我們約定下个星期天到地道里去。貂鼠負責去找几只灯籠，薩什卡·鮑貝里答应帶一大卷电綫来。

玩地道的計劃是多么强烈地誘惑着我們！

关于这条地道的事，最先我还是从貂鼠那里听来的。貂鼠認為这条地道能把我們的古堡和过去占有这个地区的波蘭大公遜谷什加的古老城寨連接在一起。

据貂鼠說，地道在山岩下伸展三十俄里，鑽过兩条急流，尽头是在大公城寨一間誰也不知道的密室里。那座城寨避开人們的眼睛，隐藏在一个密密的松林里；旁边有个大湖，湖里繁生着肥大的鏡鯉和小金魚。

我相信貂鼠的話是真的，我把大公的城寨想象成一个阴阴森森、神秘莫测的地方；想象它的窗子上一定都裝着粗笨的鉄格子。

“在明亮的月夜里，”我想，“給月光照得发藍的湖面上，大概会反映出它那帶着雉堞的塔楼。那末，夜里在那湖里洗澡大概是很可怕的了；也許，还是不可能的了。”

我巴不得星期天快点到来。

可是，我們並沒有能和拉查烈夫老师一块儿去玩地道。

夜 間 客

城里到处流傳着一种謠言，說紅軍就要撤退了，彼得留拉^①和皮尔苏茨基的人馬已經打到峙布魯奇河了。后来，柵欄上也到处貼出了白色的告示，告示上說紅軍決定暫時放棄这座城市，把部队調到对付邓尼金的战綫上去。

^① 烏克蘭人民的叛徒。这次他是跟着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波蘭白党的軍隊入侵烏克蘭的。